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3R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俄罗斯“艺术天团”聚会申城舞台

以全明星阵容和压箱底剧目赴约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报记者 宣晶

被誉为俄罗斯“艺术航母”的马林斯基剧院昨晚驶入上海港湾，以一台群星闪耀的“芭蕾精粹”专场点亮了前滩31演艺中心。明天，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还将上演古典芭蕾巨制《舞姬》，由国际芭蕾巨星、首席舞者维克多利亞·捷廖什金娜与金基珉组成“最强阵容”，凭借丰富的舞蹈语言、深邃的情感表达和浓郁的异域风情，展现古典芭蕾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艺术团队陆续为申城献上十余场精品演出，带来全明星阵容和压箱底剧目。身为马林斯基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双总监”的捷杰耶夫带领顶级大团来沪，用艺术续写友谊；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第五次来沪，以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和焕新复排之作《俄罗斯的哈姆雷特》，尽显“心理芭蕾”的情感张力。在世界名团精心定制的“上海主场”，“数首席”“赏名剧”成为申城观众的金秋最爱。

“中国观众更懂芭蕾了！”

“13岁时，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是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为此，我努力训练了一整个夏天，那股拼劲就是要去奥运会赛场。印象里，当时的上海街道两旁，既有高耸的摩登楼宇，又有低矮的中式老屋，融合混搭的街景十分特别。”维克多利亞·捷廖什金娜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最终没拿到奖牌而感到失落，但这座兼具现代活力和人文底蕴的大都市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此次演出所在的前滩31演艺中心是申城最年轻的剧场之一，于去年10月正式揭幕。昨晚，在拥有2500个座位的新剧场中，捷廖什金娜携手舞团演员，奉献了《仙女们》《海盗》《吉赛尔》《天鹅湖》《堂吉珂德》等经典名作的舞段。《仙女们》是芭蕾大师哈伊尔·福金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艺术团队陆续为申城献上十余场精品演出，带来全明星阵容和压箱底剧目。

图为10月17日，舞剧《斯巴达克斯》举行公开排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的不朽之作；《海盗》三人舞编排别具一格，加入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动作；《吉赛尔》《堂吉珂德》的二人舞都是展现超群技巧的“名场面”……各具特色的精彩舞段引爆了观众席如潮水般的掌声。“从掌声里，我感受到他们对艺术炽热的爱，中国观众更懂芭蕾了！”捷廖什金娜说。

相比“芭蕾精粹”专场，捷廖什金娜更钟爱《舞姬》：“在舞剧里，我

可以投入扮演另一个‘我’，于舞台上迸发所有的情感力量。”这部作品由“古典芭蕾之父”马里乌斯·彼希帕创作，于1877年首度公演。巍峨的神庙、神圣的篝火、富丽堂皇的宫殿，以及色彩亮丽的民族服装，舞剧将浓郁的东方元素与梦幻的芭蕾足尖相结合，构筑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舞姬》呈现圣洁的“幻影王国”，女舞者们身披白纱，以整齐划一的阿拉贝

斯克(Arabesque)舞姿抬腿鱼贯而出，构成极致唯美画面。“《舞姬》的难度是一点点推高的，直到第三幕达到极致，希望向上海观众展示我的最佳状态。”捷廖什金娜说。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巡演效果，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技术团队早在演出前两个月便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技术考察，并根据不同剧院的实际舞台条件，因地制宜对舞美和舞台进行了部

分调整。

世界名团定制“上海主场”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迎来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名艺术家，主要板块57台163场演出中，境外演出占比约六成，“唯一一站”“上海首演”越来越密集。“如果说曾经海外名团将上海作为巡演的‘备选

项’，那么现在上海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名团驻演的‘必选项’。”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说。

10月17日至10月21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中国行的唯一一站落地上海大剧院。舞剧《斯巴达克斯》营造出厚重史诗感，“芭蕾精粹”演绎了12支精品舞段，“懂经”的观众迅速开启了“数首席”模式。“莫大的演出太震撼了！尤其是年轻首席伊戈尔·茨维尔科饰演的斯巴达克斯，澎湃的力量感扑面而来。”在家门口看到两支世界级芭蕾“天团”，让资深芭蕾迷保罗兴奋不已。“马林斯基版《舞姬》的票也早买好了，期待近距离欣赏到捷廖什金娜优秀的柔韧、出色的技术和动情的表演。”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有着“芭蕾双星”之称。“身处不同的城市，两支舞团的风格有着差异，正如《舞姬》的内敛与《斯巴达克斯》的外放。”金基珉说，“两支舞团先后亮相上海，带来了各自的拿手大戏，呈现出良性竞争的态势。作为马林斯基的一员，我感到十分自豪。”有趣的是，被申城观众亲切称为“姐夫”的俄罗斯著名指挥家瓦莱里·捷杰耶夫担任两家剧院的“双总监”。10月20日晚，他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登台上海，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奉献纯正的俄式交响盛宴。近200分钟的演出，曲目体量之大、演出时间之长，为国内单场古典音乐会所罕见。乐团演绎的肖斯塔科维奇《b小调第六交响曲》、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等作品，技巧成熟、诚意满满。

很快，又一位上海观众的老朋友将叩响剧院大门。1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携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和焕新复排之作《俄罗斯的哈姆雷特》再访上海，用现代芭蕾的舞蹈语言演绎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卡拉马佐夫兄弟》《叶甫盖尼·奥涅金》……艾夫曼舞团的作品常基于古典文学瑰宝改编，以“心理芭蕾”的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受到观众喜爱。“我全部的舞蹈创作就是为芭蕾寻求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寻找一种能够表达人类精神生活的身体语言。”俄罗斯知名编导艾夫曼如是说。

“特需儿童戏剧艺术启发大师班”提出挑战世俗认知的教育观念 不一样的儿童剧，不一样的教育

■本报记者 柳青

“奖励机制对孩子短期有用，可是能帮助他们长远地进行情绪和生活管理吗？”“奖励的本质是操纵孩子，让孩子习惯于考核机制，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关心结果，而非自己的兴趣。”孩子渴望表扬，产生成瘾依赖，这是否降低了他们内在的自驱动机？更大的危机是他们因此放弃了主动思考。“怎样让孩子对当下产生兴趣？怎样让孩子们体会到价值感，学会把握生活和人生的主动权？”昨天，在中国福利会和荣威·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办的“特需儿童戏剧艺术启发大师班”上，英国戏剧导演、教育家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Bamboozle剧团不仅提倡为特殊儿童创造充满爱与鼓励的艺术环境，也提出了挑战世俗认知的教育观念。

特殊儿童也该得到属于他们的温暖舞台

正在进行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现场，不断有国内儿童剧场的节目制作人询问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海星之愿”汉化的特需儿童剧目，能到上海之外的城市巡演吗？中国各地的特需儿童家庭数目庞大，然而，能给这个群体提供美好艺术体验的项目太少了。

这个周末，Bamboozle剧团将在上海演出户外沉浸式戏剧《火鸟》，这部大型偶剧给孩子们制造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丰富感官体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融合儿童剧”，主创希望患有学习障碍的特殊儿童和普通孩子一起参与到这场互动表演中。这是八年来，剧团和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合作的“海星之愿”第五部特需儿童公益戏剧。

2017年4月，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引进了《可爱的农庄》和《暴风雨也不怕》，《可爱的农庄》为脑瘫和唐氏综合征儿童演出，《暴风雨也不怕》适合孤独症谱系儿童。这两部作品在当时的国内儿童剧领域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观众是特需儿童，每场观众仅有六组家庭。经过41场演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的242个特殊儿童家庭拥有了“第一次的剧场体验”。这些孩子的家长第一次体会到：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共文化空间而不必担忧被排斥，可以不必在公开场合约束孩子“不要哭，不要叫，不要激动，不要影响别人”，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剧场



原版《暴风雨也不怕》剧照。

(演出方供图)

里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

这两部作品首轮演出引发的反响，促使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推出“海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公益项目。因为这个名字来自Bamboozle剧团艺术总监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分享的一个故事：在英国沿海，无数海星在涨潮时被冲上海滩，之后被太阳晒死。有个妇人坚持每天到海边捡起海星，把它们丢回大海。她知道自己救不了很多海星，但是，“对于被我扔回大海的海星，这样做有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把这个给特殊儿童的戏剧公益项目起名“海星之愿”，意思就是即便能够覆盖到的受众范围有限，但是进入剧场的特殊儿童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艺术关爱。

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海星之愿”，持续引进并汉化特需儿童剧目，包括《可爱的农庄》《暴风雨也不怕》《月亮上的歌》和《温柔的巨人》，打造“融合”的剧场公共环境，为上海的特需儿童家庭累计演出415场，另有进校园和社区巡演51场，遍及上海16个区的近2500个特需儿童家庭得到了戏剧

体验。
和孩子在一起，胜过任何奖励

进入专业儿童剧领域之前，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是资深的小学教师，他认为戏剧既是艺术体验，也是一种教育方法论。他从1994年至今的30年里，致力于根据特殊儿童的特点，为孩子们提供多感官的戏剧体验。从2017年到2019年，他在连续三年的“特需儿童艺术教育论坛”中，和中国同行探讨“如何为特需儿童创造更多可能性”“戏剧对特需儿童生活的影响”“戏剧帮助特需儿童融入社会日常”。今年，“特需儿童戏剧艺术教育大师班”重启，老先生面对一群年轻的特殊学校教师和仍在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他并不讳言，自己专注于对“谱系障碍学生”的艺术教育，是出于对英国整个教育体系的失望：“对孩子的评估取代了教育，而特需孩子甚至被挤出评估体系。这是充满偏见的标签。”

他和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们分享了一个颠覆公众认知的教育实验：给一群孩子分酸奶，把他们分成三组，一组被告知“吃完酸奶会被表扬”，另一组许诺

“吃完酸奶会有额外的巧克力”，剩下的一组什么要求都没有。实验结束，前两组孩子为了“奖励”吃掉了酸奶，但他们不喜欢酸奶。唯独最后那组自主决定不要吃酸奶的孩子表示，他们很喜欢酸奶。戴维斯说，在英国，以及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广义的教育就像发给孩子的酸奶，儿童为了“奖励”在容忍而非真正享受到。他因此给出了那些足以冒犯公众的结论：普遍存在的奖励机制破坏了孩子的自驱力和主人翁意识，孩子难以从拥有权力的成年人支配的“奖励”中获得价值感。

戏剧教育怎样“找补”？实践者跳出了“优劣判断”，专注于观察孩子“做了什么”。戴维斯让年轻的老师们现场做了个游戏，每人飞快地做个手工，然后两人一组，第一轮“具体描述对方做了什么”，第二轮“表扬和赞美对方”。所有参与者立刻发现，“表扬”的话术很快词穷，话语的奖励是空洞的。但认真地反馈“我看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什么，我关心你的意见”，让双方同时获得被重视的价值感。戴维斯总结道：这就是特需儿童戏剧在剧场里做的，艺术家、家长和孩子一起实现一场“真正的陪伴”，“我的时间交给你，我观察你，关注你。我们在一起，这胜过任何奖励”。

■本报记者 卫中

尽管眼下并非古装剧播出旺季，但依旧有《锦绣安宁》《七夜雪》《春花焰》等多部S+级和S级古装剧在热播。据多家平台数据，这些剧集关注度排名靠前，但播放热度不如人意，没有出现期待中的爆款。

古装剧作为国产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有较为稳定的受众群体，但近年来备受套路重复和创新方向迷失的双重挑战。不少古装剧从剧名、剧情、服饰甚至到演员搭配“排列组合”，在自我复制的赛道上乐此不疲；而古装剧的“创新”，往往以更为猎奇、非正常的情感关系来吸引眼球。古装剧创作者在挖掘作品深度和价值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套路重复，受众产生审美疲劳

在腾讯视频与芒果TV双平台播出的《锦绣安宁》开播之初，就有观众吐槽：“这剧名是以前《锦绣未央》和《宁安如梦》的拼接吗？”不仅仅是剧名拼凑，在该剧的弹幕评论区，能高频次看到各种爆款剧的关联词，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墨雨云间》。乔小姐借腹中孩子之手逼走江宁的桥段，让观众集体想起《墨雨云间》姜梨的遭遇；剧中的人设“超雄的爹，作妖的小娘，爱翻白眼的老娘，清醒的祖母”，与宅斗长尾剧《知否》如出一辙……再加上略显“小儿科”的剧情，让《锦绣安宁》在坊间又有了“低配版《墨雨云间》和《知否》结合体”的别称。

事实上，古装剧的套路重复几乎覆盖了各个方面，从剧情、服饰甚至演员搭配，进行各种“排列组合”。男主角通常是武功高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全能人设，而女主角往往身世平平但聪明伶俐、机智过人。这种“霸总”与“灰姑娘”的组合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观众的口味，但长期下来难免审美疲劳。

古装剧自然离不开“俊男靓女”的演员，以往这个领域也容易出现新的“流量明星”。然而，近期一些古装剧频频出现熟悉面孔之间的“排列组合”，例如白鹿、李沁、李一桐和曾舜晞、成毅、刘宇宁等男女演员，分别在不同剧

多部S+级和S级剧集霸屏各大平台，但未出现期待中的爆款

古装剧何时走出自我复制的怪圈

集中成为“屏幕恋人”，被观众戏称为“换乘恋爱”。除此之外，“三生三世轮回”等相似的剧情，或者“被相恋之人刺伤”等雷同的桥段也让观众倍感厌倦，更有“抄袭”之嫌。

业内人士指出，同质化显然限制了古装剧的市场空间。而对于勇于尝试、敢于突破的演员而言，需要的是“换乘赛道”，而非“换乘恋爱”。如近期获得金鹰奖最佳女演员的赵丽颖，从早期的古装剧女演员，成功实现了向现实题材的转型升级。

创新应“走心”，而非感官刺激

面对市场的挑战，古装剧也在寻求突破。然而，一些剧集在创新过程中则走入误区，它们以剧情和人设的癫狂为方向，试图通过刺激观众的感官来赢得关注。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眼球，但忽视了剧集的内在价值和观众的深度需求。

优酷独播的古装剧《春花焰》以暗黑复仇题材以及堪称“癫狂”的角色人设，引发了不小的舆论热度。该剧打破了传统古装偶像剧的甜蜜套路，以更为颠覆、直白的方式展现了一段相爱相杀的虐恋。剧中的女主角林楚楚遭受了警刺、下毒、酷刑等种种折磨，但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小白花”式的悲情设定，一心复仇；男主角慕容璟和则是声名狼藉的“人屠将军”，每次出场带着“邪魅狂狷”的氛围，而实则身负冤屈骂名。两个人在相互算计间产生情感纠葛，偏偏让不少观众感到“上头”。该剧节奏明快，但一味追求“爽感”、生硬堆砌桥段，忽略了剧情的瑕疵和漏洞，以至于观众吐槽不断，甚至有网友评论：“这就是加长版的微短剧。”作品的人物设定偏激化虽然有一定的新鲜感，但终究缺乏内涵而难以赢得持久认可。

在业界专家看来，古装剧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深入挖掘人性深度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和紧凑的剧情设计，古装剧可以展现更加多元和立体的故事世界，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获得更深层的情感体验。同时，古装剧也应该注重与现代社会的关联和呼应，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